

374

高爾基戲劇集

# 仇敵



李健吾譯

上海出版公司印行

高爾基戲劇集

敵

仇

李健吾譯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

上海出版公司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版

高爾基戲劇集 三

仇敵

原著者

高爾基

譯者

李健吾

出版者

上海四川中路  
上海出版公司

迦陵大樓七〇一室

定價

七元五角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演出或改編須經譯者同意。

馬里劇院演出



仇

敵



## 人物

雅哈耳·伊萬諾維奇·巴爾秦 四十五歲。

波莉娜·德米特里耶芙娜 他的太太，四十歲上下。

雅考夫·伊萬諾維奇·巴爾秦 四十歲。

塔傑雅娜 他的太太，二十八歲，一位女演員。

娜嘉 波莉娜的內姪女，十八歲。

撒切涅高夫 一位退休的將軍，巴爾秦的叔叔。

米哈·瓦西里耶羅奇·史克羅包陶夫 四十歲，一位商人，巴爾秦的同夥。

克萊奧巴塔·彼特羅芙娜 他的太太，三十歲。

尼考萊·史克羅包陶夫 他的兄弟，三十五歲，檢查官。

辛曹夫 一個書記。

波勞吉 一個書記。

康 一個老兵。

格賴考夫 工人。



列夫深 工人。

雅高秦 工人。

賴雅布曹夫 工人。

阿基莫夫 工人。

阿格辣芬娜 女管家。

包包耶道夫 警局一位隊長。

克瓦奇 一位班長。

一位連長

警官

警衛

若干憲兵，兵士，工人，書記，僕人。

0/

第

一

幕



一座花園，滿是高大古老的菩提樹。花園深處立着一個軍用的白帳篷。右手樹底下，一條寬寬的土凳子，當前一張桌子。左手菩提樹底下，一張擱好了早點的長桌子。一個小茶爐在沸騰。圍着這張桌子是好幾張柳條椅子。

阿格辣芬娜在煮咖啡。康站在一棵樹底下，吸着煙斗，和波勞吉談話。

波勞吉（一邊談話，一邊做出可笑的手勢）當然，你的話對——我是一個小人物，我的生命是一個

無足輕重的生命。可是每一條黃瓜都是我親手條理大的，問也不問我就來偷呀，我不答應。

康（悻悻然）沒人要你答應。

波勞吉（手捺着他的心）然而，聽我講！假如你的產業叫人搶了，難道你沒權利請求法律保護？

康請好了。今天偷的是你的黃瓜，明兒偷的就許是你的腦袋瓜子。這就是你的法律！

波勞吉我必須聲明一句，聽這種意見，不但奇怪，簡直危險。你當過兵，得過聖·葉高爾勳章，說起話來，怎麼可以小看法律？

康天下就沒什麼法律不法律。有也就是命令。向左轉——開步走！你就走。人家喊立正！你就立正。阿格辣芬娜·康，你不好在這兒抽你那種粗煙絲。葉子聞到了也要發響的。

波勞吉 假如他們偷爲了饑餓，我可以原諒他們，那我倒憤懣。饑餓可以解釋許多事情。你不妨說人

幹壞事就爲滿足饑餓。一個人要吃東西，那麼，當然——

康 天使不吃東西，可是撒旦照樣兒反抗上帝。

波勞吉（歡然）對呀，這類事我就叫做搗亂——

〔雅考夫·巴耳秦進來。他低聲說話，神氣像在細聽自己講話。波勞吉對他鞠躬。康衝他隨隨便便行了一個軍禮。〕

雅考夫 喂。你在幹什麼？

波勞吉 我對雅哈耳·伊萬諾維奇有一個小小的要求。

阿格辣芬娜 他告狀來的。昨兒晚晌，廠裏有人偷了他的黃瓜。

雅考夫 有這種事。這得告訴家兄。

波勞吉 對呀。所以我去見他。

康（吵架的聲調）你什麼地方也沒去——你儘站在這兒嗚啞。

波勞吉 我想我沒礙着你什麼罷？假如你是在看報紙呀什麼的，那當然囉，你可以說我在攪你。

雅考夫 康，過來。

康 (走向雅考夫) 波勞吉，你是一個小氣鬼，一個貪小的師爺。

波勞吉 你犯不上說這種話。人生舌頭是為訴苦的。

阿格辣芬娜 住口罷，波勞吉——你呀，不像一個人，倒像一隻蚊子。

雅考夫 (向康) 他在這兒幹什麼？他為什麼一死兒不走？

波勞吉 (向阿格辣芬娜) 既然我的話吵你的耳朵，沒打動你的心，我就不作聲好了。

(他順着一條小路走動，閒散的樣子，走來走去，伸出手去摸摸樹。)

雅考夫 (不好意思) 好，康，我好像又——得罪人啦，昨兒晚晌？

康 可不。我怕你是得罪人啦。

雅考夫 (走動) 嗐！真怪，康，為什麼我喝醉了酒就常常要得罪人？

康 人是這樣子。有時候，一個人喝醉了酒，要比清醒的時候好，勇氣也多啦。他什麼人也不怕，就是自己也不怎麼放鬆。我們隊裏有一位長官，清醒的時候，他打野食，播是非，喜歡用拳頭。可是他一喝醉了呀，他就哭得來像個小娃娃。弟兄們，他講，我跟你們一樣，也是一個人——唾我的臉，弟兄們。

於是真就有人唾他。

雅考夫 昨兒我跟誰說話來的？

康 那位檢查官。你告訴他，他是一個木頭腦。你還告訴他，經理太太有一堆愛人。

雅考夫 想想看！這管我什麼事？

康 我不知道。你還——

雅考夫 好，康，這就夠啦。你再說下去的話，我會以為我對人人講髒話來的是呀，全是溼得喀，（這個該死的東西！）（他走向桌子，盯住酒瓶，然後斟滿一杯溼得喀，啜着。阿格辣芬娜用眼角看着他，嘆氣）

你有點兒替我難受，不是嗎？

阿格辣芬娜 是呀，非常難受。你跟人人都是直來直往的，不像一個主子。

雅考夫 康現在就不替人難受。他也就是發發議論。要一個人動腦筋呀，你得一個勁兒地欺負他，對不對，康？（聽見將軍在帳篷裏面呼喚：「嗨，康！」）我猜你一輩子受氣受够了——所以，你才十分聰明？

康（走開）我的眼睛一遇到將軍，我就變成傻瓜。

（將軍走出帳篷。）

● 溼得喀：俄國人最愛飲的麥酒。

將軍 康！到河那兒去才好！

〔他們消失了。〕

雅考夫 (坐下，在一張椅子裏面搖來搖去) 我太太還在睡覺？

阿格辣芬娜 不，起來啦。她已經游過水啦。

雅考夫 那麼，你可憐我！

阿格辣芬娜 你應當幫自己醫醫。

雅考夫 好，給我來一滴高雅克。①

阿格辣芬娜 雅考夫，伊萬諾維奇，你還是不喝的好。

雅考夫 幹麼不喝？不給我酒喝，不見得就幫得了我。

〔阿格辣芬娜嘆了一口氣，給雅考夫倒了一大杯高雅克。米哈·史克羅包陶夫進來，忽忽忙

忙。他受到刺激，揪着他的黑尖鬚鬚，手裏捏着他的帽子玩。

米哈 雅哈耳·伊萬諾維奇起來了沒有？還沒有？自然嘍。給我——你有冷牛奶嗎？謝謝。早安，雅考夫

① 高雅克：法國白蘭地酒，逐漸成了通稱。



·伊萬諾維奇。你聽見新聞了沒有？那些渾賬東西要我辭退監工狄奇考夫，我不辭，他們就拿不幹活兒要脅——鬼抓了他們去！

雅考夫 那，就把他辭掉好。

米哈 那倒簡單，可是你看，問題不在這個。要緊的是，讓步等於放縱他們。今天他們要求辭退監工，明天爲了滿足他們，我自己就得上吊。

雅考夫（柔和地）你以爲他們等到明天才要求這個？

米哈 你以爲這好玩兒！你去調理調理這些倔強的先生們看——近一千多人——各色人等糾纏他們，你哥哥和他的自由論調，還有那些賊骨頭在散傳單，他們的頭已經變了樣兒。瞧（看一眼他的錶）快十點鐘啦，他們說下了的，用過午飯就鬧笑話給我們看的，雅考夫·伊萬諾維奇，我不在廠的期間，你那位好哥哥把我們的廠搞了個稀糟——他缺乏堅定，工人全跋扈啦——

（右邊進來辛曹夫。着樣子他有三十。他的面貌顯出一種平靜和吸人的神情。

辛曹夫 米哈·瓦西里耶維奇，工人代表已經到了辦公室。他們要求見東家。

米哈 要求告訴他們地獄裏去！

（波莉娜從左邊進來。